

75238.08/4623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目錄

宋

蘇軾

策略一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二

古文論治道

正統論

孔子從先進論

秦始皇帝論

荀卿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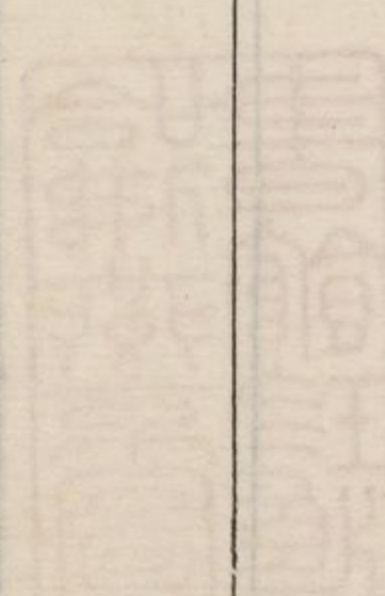
韓非論

伊尹論

畱侯論

張釋之論

六一居士集敘



潮州韓文公廟碑

志林 錄三首

晉封備二

世氏備三

韓非備七

薛噉備八

秦成皇帝備

非子孫式進備

五錄備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蘇軾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

理精辭決絕無悠
泛之言



鹿門茅坤曰此則先以人主自斷為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

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

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

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象辭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

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臣熙曰主術貴於自斷即泰卦用馮河之義文勢起伏滌泗精光溢出不可迫視

勢若馳騖可以逸
塵絕迹

荆川唐順之曰
無沮善篇嚴密
此篇流暢各自
為體只因當時
韓魏富鄭杜祁
諸公紛紛外遂
而不能久於其
朝故有此議

鹿門茅坤曰任
法不如任人而
篇中專取諸葛
亮之治蜀王猛
之治秦蓋為英
廟之初當熙寧
時似以水濟水
矣覽東坡所自
為辨策問劄子
得之

策略三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

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

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

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

臣廷敬曰立法
任人二意縈繞
論極疏暢不見
繁雜之痕

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慶曆三年，以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仁宗數令條奏當世務，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退而列奏十事，尋朋黨論起，遂罷政事。出知邠州。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

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是非務

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

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

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

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

苻堅既用王猛，一歲五遷，樊世氏豪也，有大功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言于堅，怒命斬之。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猛，苻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領長史。而後王猛得以

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

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

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

難其英偉之氣而
又兼雋快之筆

荆川唐順之曰
此篇前後各自
為段落起伏與
决壅蔽篇同

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
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
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
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懷直已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
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
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

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
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
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决之
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
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
憂是烏知夫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
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
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
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

聞脩王志堅曰
久安於逸樂則
以術起之此治
天下緊要着然
起之亦未易長
公知天下有偽
中庸而不知天
下有偽狂狷也

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

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

臣乾學曰本是
欲用術數鼓舞
豪傑却歸到取
狂狷惡鄉愿一
段正當議論令
人無所求疵

爲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

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

雄辭博辨而有超
逸之風縈紆飄發
此是東坡獨絕

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

荆川唐順之曰
此文論時弊處
皆借古為諭亦
一體也

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旣無所施其才，而愚

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

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

天師中書
白鹿山
白鹿山

一
古
古

臣英曰論西漢
始末具見要領
文則中邊皆腴

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去而俴俴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

而天下屏息莫或敢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

嘗試齟啮

皆嘗也。齟七計切。

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

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

臣士奇曰只通
上下之情一語
反覆流轉文如
奔蛇走虺不可
把捉

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岬。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自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

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

任法任人之論義
正而語盡

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勅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策別七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於我。

瓊山丘濬曰。吏多而闕少。在宋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人也。將因其故。而不問歟。則人才日積愈多。及其資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氣消阻。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務治民而欲事安民。安難矣。如一切汰而擇之。則彼奔走仕途。多歷年歲。歸無生。

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惜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閒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閒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

計以度餘生往
往至於顛連失
所况彼之所以
哀老皆限於吾
之資級使然仁
人君子固有所
不忍也

升菴楊慎曰此
策深切時弊後
一段區畫更
覺委婉華潤
荆川唐順之曰
今若做此意雖
不能無弊亦可
得一二實才

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王制。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官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不以愛惜慎重者也。今

之議者，不過日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叅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

瓊山丘濬曰載
既言用人不可
有定之制又
言不可開驟進
之門使天下常
調舉生安心誠
如其言則任法
既不可任人又
不可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軾固
言法者存其大
經而其出入變
化固將付之於
人要必任用得
其人使之於常
法之中隨其資
格之所當得者
寓夫抑揚進退

之權於截然可
必之中而有隱
然不可必之機
則人法兼行資
望並用而士無
淹滯驟進之弊
而國家皆得人
以為用矣

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勵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為人至於一日

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策別其總有四其列有十七所謂萬民三日厚財貨四曰訓兵法而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一日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日夾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日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有六一日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日均戶口四曰較賦役五日教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所謂厚財貨者其別又有二一日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所謂訓兵法者其別又有三一日蓄財用二曰練軍實三日倡勇敢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

言博而指約

荆川唐順之曰
前半言壅蔽之
當決後言所以
決之之道

聞脩王志堅曰
至於故常之事
人之所當得而
無疑者莫不務
為留滯以待請
屬以無法為奸
以法為奸此數
語者描寫鄙夫
情狀可謂照妖
鏡矣

焉故謂
之策別

策別八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

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

臣杜訥曰筆鋒
犀利言言中窾
并刀哀梨不足
以喻其快爽

無疑者莫不務爲畱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
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
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
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
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
與者雖有所垂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
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
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
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

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
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

猛

麻思廣平人流寄關右
母亡歸葬請還冀州

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

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畱事者
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
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
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
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
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

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枿羸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

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于始而逸于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于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疏暢之文亦復警

臣熙曰擇人宜
精任人宜久經
濟名言施于省
府繁劇之司尤
為扼要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
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
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
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
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
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
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
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
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

所待。而臣以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
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
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
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
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
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術講習之賢。
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苟且。而
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
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

筮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麤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

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

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
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
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
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
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
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
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
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
一○槩○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

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
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
觀○者○矣○

策別十一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
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
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
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
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文意屹然山立其
涉筆不羈有變化
錯綜之妙

鹿門茅坤曰專
為吏胥以下之
才其情弊與今
亦相參而文甚
錯綜

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為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為善。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又付之以人民。

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為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為術歟。後之為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

臣廷敬曰縱筆
書成畧無停頓
至切中嘉祐間
事尤見先識

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入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

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

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于爲善。而忸怩于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

局勢開闔而嚴緊
最為挺特

鹿門茅坤曰看
他行文紆徐婉
轉將言不言處

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

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

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者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以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

臣乾學曰論敦
教化在朝廷示
民信義而指斥
用兵增賦二者
之非所見者大

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趣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以勸親睦為厚風
俗之本以立小宗
為勸親睦之本
特絲絲入扣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

水心葉適曰蘇氏勸親睦欲復小宗古稱繼禰者為小宗其言不詳夫五世之服已遷而百年之家未散則宗道宜若可續矣必也豫儲其四使迭進而無窮則將不勝其宗而乖爭陵犯之患方起蓋古者賦祿制田其權在上貧富貴賤無大踰越而為之宗以維之故長者不做幼者

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

不侮而和親雍睦之教可行後世崛起自致負富貴賤各極其欲榮悴異門交相為病於是賢者謝宗以自遠不肖者挾長以行私蓋闢閱之不暇而安能善其俗哉夫宗者貴而賢者也富而義者也非是二者而擁虛器以臨之教令之所不行也故貴而賢富而義則上禮異之命為

其宗爵不必親而疎者可異也田不必子而貧者可共也施舍調惠惟族是與損歌童舞女之奉厚吊死卹孤之恩族人依倚特為宗主無犯義無干刑相趨於實而不惟其名之徇此今日立宗之要也

鹿門茅坤曰三代之遺言深見而文亦爽

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禮記大傳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

兄弟為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

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

母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濶，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怠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七

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釁。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

用意最精細，搆鋒矯厲不羣。

聞脩王志堅曰
小盜者大盜之
漸也弭亂之法
莫要於去姦民
顧此輩之力能
役使豪貴為護
法神而郡邑長
吏宦橐山積懼
他日出境而此
輩為難必屈
法以全之如此
則奸民終不可
去然則去貪吏
者去奸民之本
也

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為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為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為盜賊。聚為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鷄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遊。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

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剽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眾矣。有終身為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為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于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

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懦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寃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勅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

節用兼取二意互相細繹而逐段發論極其警策

瓊山丘濬曰古今制國用之大畧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先事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產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樽節寸積銖累由小而

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強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

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取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

致大積少以成
多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歲復一
歲積三年而有
一年之蓄由九
年而致三年由
三十年而致十
年由是而致夫
百千萬年以為
子孫無窮之計
所謂天不能災
地不能貧人不
能困之者豈不
信其必然哉

鹿門茅坤曰子
瞻論節財處甚

工而所舉郊祀
之賞與夫宮觀
使及都水監數
者蓋冗員之一
耳子瞻必有忌
諱而未盡之說
聞脩王志堅曰
郊祀之費此出
五代沿習宋初
不能革耳大臣
領宮觀宋初有
此制以逸老優
賢然員額甚少
東坡已以為濫
迨熙寧後荆公
欲優異議諸臣
詔宮觀無限負
而濫益甚焉東

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
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
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
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
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
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
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
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饑

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間而無
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
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
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
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
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
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
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
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

坡亦受玉局之
祿亦不以為非
也自今觀之靡
天下以養士大
夫不猶愈於靡
乎天下以養奸
蠹

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
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
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
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
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
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
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
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

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
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
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
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
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
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
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
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
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

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

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息也。

策別十九

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

疏兵制得失灼然
明確而大意歸重
訓練土兵亦自有
見非徒託之空言
者

瓊山丘濬曰蘇
軾此策于漢唐
宋軍制之得失
瞭然明白就其

三者而論之宋
之禁軍不如漢
之踐更漢之踐
更不如唐之府
兵三代之制不
可遺復必欲復
古之漸以壯國
勢以省國費皆
莫若唐府兵之
盡善焉然唐行
之未百年而中
變者何也蓋府
兵之制無事則
番上宿衛京師
有事則調發出
征四遠雖曰寓
兵於農暇則耕
稼然軍府雜郡

縣之中士卒混
編民之內其他
徭役科征未能
盡竭况又承平
日久兵政廢弛
番易更代多不
以時非法徵求
分外驅役此其
立制非不善而
其行之既久終
不能以無弊也
設使當時知其
弊之所在補其
罅舉其偏而振
其所廢墜雖至
今存可也

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
之制有踐更之卒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而無
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
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
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
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
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
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
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
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
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
縣官按宋兵志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慶曆時兵籍總一百二十五萬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
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
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
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
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

陽明王守仁曰
大意言兵民既
今兵不得復為
民則有衰老之
卒兵雖老而廩
之終身則有坐
食之費去三代
兵出於農之制
遠矣限年而擇
之又復聽其為
民此誠練軍實
要法也行文更
極聯絡照應錯
綜變化之妙

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兵志云太祖有天下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扞邊圉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

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為輩而要其歸無以異于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為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為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

鹿門茅坤曰戊
禁兵不如募土
兵真經國之言

于海隅無以異于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
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妖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慶曆七年
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
為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
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
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
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
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
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

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
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
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
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
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
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二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
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

鑿空立論精悍動
人

容齋洪邁曰致
勇莫先乎倡蓋
天子無皆勇之
將將軍無皆勇
之士倡莫善乎
私故天子必有
所私之將將軍
必有所私之士

迂齋樓昉曰回
幹精神變態百
出首尾相掇曲
盡人情物理看
東坡文字須看
他無中生有

鹿門茅坤曰氣
之一字極中兵
情而通篇行文
如虬龍之駕風
雲而撼山谷而
杳不可測

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
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
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
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莊子舉莛與楹莛草莖言
大小不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
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
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
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
此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

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
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
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
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
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
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
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
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
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

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

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

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

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論治道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

辨論聽起而一軌
於心縱橫變動中
極有斷制

永心葉適曰諸
叙論舜禹皋陶
辨析名理伊傅
周召繼之典誥
所載論事之始
也至孔孟折衷
大義無憾矣春
秋時管仲晏子
子產絳向左氏
善爲論漢人賈

誼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善為論後千餘年無有及者雖韓愈柳宗元歐陽脩王安石曾鞏間起不能髣髴也蓋道無偏倚惟精卓簡至者獨造詞必枝葉非行暢條達者難不逮古也獨蘇軾用一語立一意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

莫知其所以來雖理有未精而辭之所至莫或過焉蓋古今論議之傑也軾自以為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乎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嗟夫古人豈必知有此文而後能有此論哉以文能為論自蘇氏始而科舉希世之學爛漫放逸不可收拾矣

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則主逸而國安。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

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周書洪範篇。此言威福

方山薛應旂曰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敗之荆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文章蓋以吾儒為歸而汲汲欲有為於天下者也畧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大有可觀出知方州而民皆繪像以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亂天下也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

克究其所施志既不終而又使蒙亂天下之名子瞻不若是之甚也

詞省而該意堅而暢與歐陽論可以參觀

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夏書

循征 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正統論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

鹿門茅坤曰正
統之說予嘗略
言之子瞻所挈
名實輕重為議
恐亦未然而
文特辨矣

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
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于此不
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
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
趨于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
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
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
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

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
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
于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
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
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
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
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為賢於後世
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
之者。亦無以為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暢朗之文不詭於道

東設黃震曰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不曲盡其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謂先進為仕進之初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弒者與聖人同稱而無害而斥章子貶曹魏之

非恐亦文人之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百萬世之通論也

孔子從先進論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

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纍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

狗人乎。商鞅之不終于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

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

禮之為國久矣一
經拈出便成佳論

鹿門茅坤曰賈
誼過秦在於失
攻守之勢子瞻
過秦在於破壞
先王之法

聞脩王志堅曰
此勢之所趨非
人力所能為也
長公此猶是科
場習氣而文自
佳

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其能否而
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
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
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
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
謂賊其君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
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

詐巧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
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
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
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
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
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
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
將必使之習為迂濶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
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

臣英曰氣既光
昌論復條達從
禮運禮器諸篇
挾其精義而發
為文章宜其言
之有本也

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
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
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葬莫不有法嚴之以
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
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
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
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
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

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
於便利而不恥于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
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
具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
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
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
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
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

謂人性惡誠荀卿
學術之偏此又推
極言之理據精詳
非苛論也

聞脩王志堅曰
荀子之書其微
言妙論甚多獨
摘一二語以為
罪又牽一意外
之李斯以連坐
之此論最不公
然其文筆之妙
不可棄也鍾伯
敬謂長公此論
為荆公作按公
此論刻應詔集
乃應制科時作
未有荆公事伯
敬悞也

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
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
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
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
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
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
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岍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

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
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
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
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
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
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眾人者而夫
子亟稱之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

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荀卿

臣杜訥曰。以荀子喜爲高談異說。亦不自知其流弊至此。平心至公之言。可以論世。

道德刑名之利害
亦沉驚絕倫

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
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
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
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
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
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敬齋胡居仁曰
言非之慘刻由
老莊以虛無輕
天下來亦本太
史公原道德之
意而發與論李
斯禍由荀卿同
一公案
禹脩方岳貢曰
子長所謂原本
道德之意不過
以老子之曰賊
曰殺曰陰用而
不以語人曰利
器申韓得其一
說而為治長公
獨以為本之虛
無尤千古絕識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陳勝吳廣首事起教化不足而法
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
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
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
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
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

臣士奇曰韓非
老子同傳史遷
深意初未明言
蘇氏以輕天下
三字道破

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
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
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
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
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
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
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
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
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

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
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
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
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
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
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
爲之所也

伊尹論

宋 伊尹論

推極根柢妙有發

鳳洲王世貞曰
伊尹事功莫大
於相湯又莫難
於相太甲放之
復之而人不疑
其耕莘之心即
素取信於人故
也論伊尹者無
踰此篇

聞脩王志堅曰
周公之流言豈
其素不如伊尹
哉古今之變時
有所不可是亦
不易之論也

臣廷敬曰以大
節二字作柱通
篇開筆多於心
華文氣更斷續
不羈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

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濶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

以忍字作骨而出
以快筆豈子瞻胸
中先有此一段議
論乃因留侯而發
之耶

鹿門茅坤曰此文只是一意反覆滾滾議論然亦本黃老來也
卧子陳子龍曰匹夫起義古所未有當時秦勢已成子房豈料有勝廣劉項之憤憤一擊以畢其報韓之志耳

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

臣乾學曰意實翻空辭皆徵實讀者信其證據而不疑其變幻

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

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欲為假王。漢王大怒。罵信。張良躡漢王漢王乃悟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

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張釋之論

達於論治若就日而辨物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呼！文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僞。則不敢為制禮之文。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

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使全。猶按脉治病。虛實燥濕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至于末年之敝。無其實。而有其名。家挾周孔之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田穰苴為齊景公將。有功尊為大司馬。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人誦夷齊之清。而行益汗。人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龔遂渤海太守。黃霸潁川太守。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

堯舜之典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出一倫。上以虛文欺。下以虛文欺。上上下下相欺。以罔天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獵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奪其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

矯無闕之可修。偃然自以爲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不能文焉。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嘗以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與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休祥喜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文具之害。乃至於此。後之爲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從韓愈說到歐陽
語有確據文亦矜
重不凡

東萊呂祖謙曰
此篇曲折最多
破頭說大故下
面應必大令人
文字上面言大
下面未必言大
上面言遠下面
未必言遠如以

六一居士集敘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

文章配天以孔
孟配禹果然言
大非諱

荆川唐順之曰
體大而思精議
論如走盤之珠
文之絕佳者也

鹿門茅坤曰長
公乃歐文忠公
極得意門生此
序却亦不負歐

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下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
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
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
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
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

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氣概雄深光芒萬丈文之有關於世教者固振古如新也

晦庵朱熹曰東坡作此碑不能得一起頭行數十遭忽得兩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此掃去

次崖林希元曰此碑自始至末無一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

其關係世道甚大又不當以文論矣

臣廷敬曰文忠一生持論只重氣字文特踔厲歌辭雄健洵足媲美昌黎

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愈遷

遇德使爲學官以教士子後愈遷宜自是潮之士皆
春欲携與俱不可而止有別趙子詩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
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
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
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
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
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

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
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
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
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
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
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張籍皇甫混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

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

巫陽。爆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

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日本志林 錄三首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

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於私鬪。秦人

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非屬深文確有至
理中間併入史遷
處尤見卓識

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于大道。取以為史。吾

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

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

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

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

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

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

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

臣乾學曰有為
而作如詩家之
咏史使聞者足
戒

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汗簡牘。而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

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

雄辯而正簡帙之
中具有光焰

東坡黃震曰論
春秋戰國之士
為天民之秀傑
而失職者善觀
世變亦足以見
東坡胸次開濶

足以包容天下
之士然戰國世
變難以常論而
士之淪胥其間
往往多盜賊小
人之為若盡以
為天民之秀傑
則恐太過顧天
下紛擾政教莫
施士隨時以自
媒亦難以當世
事責之耳

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

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騶衍善為迂大闕辯之言。騶奭頗修其術。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趙公孫龍為堅白同異辯。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

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

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者。猶魏

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

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

稷下先生。即淳于髡。慎到。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

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

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

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

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

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

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

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業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業也。其

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旣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歎息以俟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業。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

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
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
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
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流淮南王安梁王武魏其侯竇嬰武安侯田蚡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
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
之使得出于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
所及也哉

立論洞中秦事識
解最高

疊山謝枋得曰
此論主意有兩
說一說斯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其
禍不在蒙毅之
去左右而在始
皇之用趙高後
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爲戒一
說李斯趙高敢
於矯詔殺扶蘇
蒙恬而不憂二
人之復請者不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
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
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
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
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
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

在斯高之亂而
在商鞅之變法
始皇之好殺後
世人主果於好
殺者當以為戒
前一說始高附
罪在用趙高顯
入漢宣用恭顯
事後一說始
皇之果於殺其
禍反及於子孫
附入漢武殺太
子事此文法尤
妙

鹿門茅坤曰予
覽志林十三首
按年譜子瞻由
南海後所作公
於時經歷世途
已久故上下古
今處所見尤別
而此篇亦古今
痛快卓犖之議

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
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
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
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
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靈
帝時爲中常侍封都鄉侯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後
及黃巾起彊欲先赦黨人諸中常侍遂搆彊自殺
唐張承業唐僖宗宦者爲李茂貞所迫奔太原事晉
王李克用以莊宗屬之莊宗卽皇帝位承
業哭諫不能止不食而卒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
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

唐肅代猶不足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於趙高

恭顯之禍弘恭石顯宦
帝時宦者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

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

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

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

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

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

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

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鞅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

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

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

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商鞅立信

於徙木。商鞅欲變法，恐民未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南門，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立威

於棄灰。商君之法，棄刑其親戚師傳，太子犯法，鞅以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

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

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

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

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
 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
 而不訴。江充治巫蠱持太子急，太子因舉兵斬充。黃
 門蘇文告變，武帝因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
 進，詐言太子反已成，欲斬臣，帝大怒，使
 丞相劉屈氂捕斬反者太子，兵敗死。知訴之不察
 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
 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
 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古文淵鑒卷第五十一

終

其味不長，豈非其命之禁也哉？

身及其子孫者也。然武始皇帝果於殺者，也。故其子
如文帝之信，則寧死而不請，如周太子之信，則寧死
而不辭。此皆文信武信，同使使信太子，太子亦不
遂其言，太子亦不遂其言，太子亦不遂其言。太子亦
丞相制，則其相制反者，太子亦不遂其言。太子亦
也。周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
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心
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大主之果於殺者。

